茅鹿門先生文集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誌銘

太學吳君墓誌銘

予少時習聞長老云吳江曹桐丘公蓋澹石士也當

孝廟時讀書中秘者九年出爲刑部主事員外郎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歸而橐無裝家無餘貲所共賓客社遊以沒齒不斁者第詩歌繪畫而已予頗嚮往之而太學生大武字子文公所壻其仲合州判諱應仙者之子以繼長子禮者也

禧生而痛不諳男女事公故嘗聘名家錢君皓女然未敢娶也以情辭錢君錢君不聽公不得已陰遣他所畜沈氏女帷侍而嘗之然夫之不諳猶故也再申之錢君錢君不得已而解盟以別聘於溫女私聞輒自經死事詳給事徐師曾誌傳及山人黃省曾所爲雙節記中未幾禧以病沒按禮不及娶而廟見不當立後公既憐錢死且沈復誓守錢故帷以終其身也里人籍籍稱雙節於是不得已而命君爲之後君後禧而禧所故受桐丘公田九百畝而美君且世之矣而合州判官私念君以外

諸子猶八人田額故少也君請爲諸昆弟瓜分之
於是君僅受田三百畝而餘六百畝而美則以均
之昆弟父之君且痛雙烈事猶未得被國家之旌
如制也以狀白諸文學諸文學白之縣而府而御
史臺會　肅皇帝萬壽例不得以外事聞而沈
時且年浮七十矣故獨以沈疏聞武溯淚不自已
又數年而他御史來君復白故文學申如初御史
臺復疏聞　天子勅禮部如故事於是雙烈女
金旌其間書之郡縣誌而縉紳學士所共相與賦
詠而詠歌之者滿三吳間矣合州公之抱檄入蜀

也嘗署州事多彊幹才適妖賊刼蜀州一日攻陷八城擄其令去合州公奮劍糾故所撤土兵襲敗之俘獲無算奪還賊所擄兩令行且議功竟爲他忌者所讒卒以罪免且歸君夜半聞合州有寇輒裹糧疾走蜀赴合州君艱舟次沔筮焦氏易其詞曰見父於荆又筮曰兆屠之媪及抵荆州迤邐江埠僅數十武試扣酒家婦酒家婦曰聞有官府從合州來者今尚浮家某寺也俄問寺僧僧曰非嚮所哦詩而題寺之壁者乎從寺僧跡及之父子相嚮泣道路左右聞之僉助泣已而江行忽風起

舟中衆數十指怖君獨色不變衆曰君獨不怖然乎君泫然曰父且不幸遘兵難今萬里遇荆故徼天幸也即令從父與俱溺然固不恨矣衆共禁歎太息久之俄而風亦尋定其携合州公來歸也君首諸兄弟共色養合州公雖罷官歸無他貲而其所雅好者詩也君於是數招州里閒所善詩者共爲社遊病且没君朝夕匍匐侍醫藥衣不解帶者八匝月嗟乎予於君固未之面也君能捐貲以均諸昆弟又能持憤抱痛以顯揚雙烈者之節而又萬里仗劒赴父難其所感筮筴脫魚龍而孝事之

者如此倘亦醞釀桐丘公故家遺俗流風藻雅于
今未歇者乎其他細行若朔望必帥子姪衣冠廟
謁內外姑舅之寠必賑恤無令飢且困乎不及節
而書之第撮其大者誌之於墓若此君娶沈太學
祉女生子男六人長即忱而請乎誌者太學生次
某某某某女四人某某孫男二人長某次某君家
世故姓吳歙人其先有自誠者徙家吳江縣梅堰
鄉所稱梅堰吳是也數傳至仲遷贅南潯沈則為
南潯吳八傳至綬贅東廓則為東廓吳綬生瓛而
儒林曹翁孟瑜以甥舅間抱瓛為後故冒姓曹瓛

生鏷鏷即僉憲桐丘公也又再傳而大武諸昆弟
仍復吳姓故今稱儒林吳云君之沒也萬曆壬午
九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八是年某月日葬北字崗
又二年始及請予銘銘曰太學賢關多冠儁猗兮
吳君喬節俠母二女皎日月抗疏　闕廷褒雙烈
輕千金散弟姪萬里波濤赴父厄桐丘之風軒且
傑于題碣石可泐名不可滅

伯兄少溪公墓誌銘

公諱乾字健甫于先府君南溪公之長子也故別
號少溪公少跅弛不羈已而于稍讀書爲文章弟

艮少即解節縮力樹畜也府君愛予暨弟且嫚罵公日蕩家子遣之從縣有司督鄉賦公又數擁歌妓與諸少年習賭博貲且廢復從道士煮丹砂可化爲黃金者相客遊當是時里中長老半嘖嘖口公半且指公爲俠邪者流已已而予舉鄉進士公例罷督賦閒操貲出遊燕綦數千金而歸府君稍喜慰然倜儻不受約束府君數嫚罵之及見友愛予與弟艮三人屬次侍而府君抑未嘗不沾沾色喜也已而予舉進士令晉陽公復再遊燕府君病且沒張目顧艮曰吾諸孤父遺產萬金然不及券

分今且沒其首擇田若干畝以給族之貧者餘則以其沃野者授少子大有次則艮次則乾次則坤巳而毋李孺人復相繼沒于與公奔喪來歸公治喪畢始奉府君遺言爲瓜分大較如府君指而于與弟艮亦交事公無間言及于繇尚書郎出按兵粵州河朔間公亦且以貲爲太學生與四方奇崛之士遊輒又自喜數掀髯語人曰吾固當伎劒當世取功名豈甘共閭里浮湛也嘉靖庚戌虜犯京師　天子寵大將軍大將軍頗收召天下之奇材劒俠而尊禮之也或以公聞大將軍檄而入之

睹公奮髯借箸指畫虜情處若流大將軍錯愕揖
爲上客然公視大將軍驕而輕脫似非可與共功
者遂辭去歸來乎山中未幾海寇猝起矣東南數
十州郡不習兵革者百年而海賈數勾夷內訌所
嚮如燬　天子徵天下材官騎士及其宿將以
嘗之然師之覆與城邑之陷者朝且夕也　天
子始按誅故督府而以歙州胡公宗憲從御史代
之當是時承順戍兵未至麾下僅三千人而他所
檄召河朔健鬭者之兵先已覆沒賊之鋒甚銳公
不得已間出緡餌賊以牽之且遲戍兵之至未幾

戍兵至賊且平矣適執政分宜與華亭共爲田賫隙華亭疑督府胡公者爲分宜私人而不當令其以兵成名受知　天子也數私嫉南京臺省爲飛語以撼之胡公窘聞公多奇氣又嘗以丹砂事故嘗與趙光禄善趙光禄郎貞吉故所從翰林畫兵事而左遷之者也于是屬公客遊趙光禄而因以關說大司馬張公鏊張公鏊方擁重兵留守南都與督府胡公相緩亟及聞公與趙光禄輩所共游揚大較於是徧以請於臺省故所爲飛語始及稍稍熄督府深德公嘗欲借海上戰功以敘錄之

公竟謝不受已而謁選授廣東都司經歷經歷為
散僚而公且恥束帶嘿嘿也獨與省城士大夫為
雅遊久之御史蔡公結及他藩臬使頗聞公習吏
事稍稍以獄之滯且鞅掌者督公公輒效方畧公
為左右手適海賊數百艦遇波羅廟張甚省城諸
士大夫故習聞公知兵事十數輩閙請蔡假之兵擊
賊不則姑治兵為聲援以居守當是時蔡以擊賊
屬督府事於御史無與也且疑公以兵自喜一日
漫問公曰若試計擊賊與守孰便而公亦漫不知
諸士夫之請也前曰按兵法此特流賊第先聲以

散之不令迫近地擊非計蔡猶疑公之陰令諸士夫請授兵而陽謝公以所云也公前奮袂曰事易知者賊以波濤爲窟遷徙鳥舉假令我擊之東西奔如捕風然惟提枹鼓嚴斥堠以待之已而他將飛舸擊賊卒無功蔡始釋然且器公知兵僉吏事矣於是檄署新寧新寧縣紹海而悍有巨猾椎埋爲姦者煮海而富數持令短長出飛語上變告前令以變告去者數輩矣公下車輒縛首惡餘置之不寒而栗盡索縣中所詭辭罔上者五百餘章上之蔡以爲一切舞文巧詆無足治竟得檄諸司報罷

縣故多積逋歲入者僅十二三有司數按空籍徵之富厚者代輸而貧貧者鬻子質產而流亡甚且償其甲而乙者踵相至矣於是一縣爲空公延下令第賦新者其他舊所逋負按戶若干擘爲五而間歲入之於是衆歡謝願如約而以請於蔡自縣新寧來逋負者無歲無之苟不爲方略非獨苦民抑且苦長吏願守便宜如所請蔡領之且聞新寧縣之老穉輓輸者不絕也於是例下諸州縣而公以吏最稱已而觀察陳公道甚來蔡以公耳語陳陳亦聞異之牒報海賊數千人列艚入犯陳趣郡

縣兵迎擊之而故總兵兩人以罪罷者冀自爲功
以贖陳以問公公畫地曰不可賊艦之大者爲樓
櫓睥睨伏兵可千人小者半之我舟十不當一彼
方順風而帆且據高而下瞰我其爲飛炮火器若
大山之壓卵也不如勿擊便姑避之第以奇兵張
左右翼覘其深入繞出賊背縱火從上風焚之可
立盡兩總兵卒不聽已而出師並覆當是時公之
聲籍甚故宰相梁公儲家中書公女適王生夫婦
從閨帷間以語言相磡磔而婦自剄死其婦之母
則屝侍御公尚鵬内兄也時且挾兩家以刼有司

而王生獄繫者累年矣陳間檄公公獨驗屍係自
剄死衆大譁公以手指示衆曰即如王生欲殺婦
其能令婦自爲仰領以頸受刃邪且爲婦而使夫
以手刃之豈所宜有縱不爲死婦恤獨不爲文康
公地乎竟爲更爰書而王生迺獲末減而新會縣
有弟故殺其妻而以誣兄者繇論數年矣公按屍
單所畫傷得其仰手絕吭與足蹕陰處法合立斃
不當如獄文所載遲之十八日而死於是召兩家
長幼各一人至且令分至他所而叅伍之廉得其
弟故殺狀竟抵罪當是時稱公爲神明與錢若水

等移判南寧久之倦遊巡按御史朱公炳如雅知公檄留之而不可始聽致其仕以歸歸則郡太守飲之學宮然一再至輒避不出而子與弟僉罷官歸共爲角巾竹杖社遊山水間里中人或呼爲漢三老而公以萬曆甲申中秋九月九日病没矣享年七十有九没之日丹砂竈猶左右盻不廢嗟乎公少多不覊假令公學道有聞固當爲世名流惜也不偶數以其氣欲爲　國家席綏亟樹功名而卒僅僅以吏業顯下寮間亦可悲也已娶黃氏女一人適朱繼芳繼娶郭氏子男二人曰一相曰一桂

俱太學生女二人適王漢齡施守官俱庠生妾
氏子男二人曰一楨太學生曰用可郡庠生妾錢
氏女一人適李文麟縣庠生妾　氏女一人適嚴
與敬其他侍姬不載載其所生男女者孫男　人
曰明徵庠生餘尚幼乙酉冬十一月某日葬之某
字圩之原卽公故所浮家而桑處銘曰公之氣兮
慨以慷公之貌兮髯且張願提一劒兮馳四方抉
虹霓兮奮欃槍數不逢兮河無杭晩入貲兮始爲
郎混鵷鶵兮棲藩墻顯吏業兮附循良非所好兮
辭名韁戴黃冠兮歸故鄉搆洛社兮豁山傍手玉

塵兮共綺黃歲修祓兮挹壺漿年八十兮壽且康

忽仙蜕兮驂鸞翔兩孺人兮蚤已亾窟左右兮臥

明璫載拜稽顙兮銘爾藏千秋之下兮白日光

亾弟雙泉墓誌銘

君没之三年其子山西行都司斷事夔太學生臯

卜葬於騰字圩之原請予銘予泣而誌之曰君諱

艮字靜南南溪府君嘗卜授之廬而左右縮二溪

於其間也故號雙泉焉君起田家子少即知田年

十餘歲隨府君督農隴畝間輒能身操畚鍤爲諸

田者先其所抜壤分播薙草化土之法一鄉人所

共背推之者已而樹桑桑且數十萬樹而君益能深耕易耨糞菑以饒之桑所患者蛀與蛾君又別爲劃之拂之故府君之桑首里中而唐太史應德嘗銘其墓曰唐村之原有鬱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歿以爲藏兮盡善府君之治桑而沒且歌於其墓也而不知於中君之力爲多故其桑也亦一鄉人所共首推之者君之田倍鄉之所入而君之桑則又什且伯鄉之所入故君既以田與桑佐府君起家累數千金而羨而其繼也君又能以田與桑自爲起家累數萬金而羨已而君遂繇白衣入貲

爲太學生又以貲爲郎授河南布政司經歷按君
之涖官亦輒以移所以力田與桑者而守之以媚
上臨下嶄然不失尺與寸故隶然有聲稱然亦無
他宦遊術以結納公卿間也故僅改大寧都司叅
軍而致其仕以歸歸且適于與伯兄南寧公俱罷
官歸也當其壯遊南寧公年六十而拄杖於前于
暨君亦且鴈次踰五十而傴僂匍匐於後如是者
叅二十年故里中人亦其羨之稱爲二難君云南
寧公沒僅七十日而君復相繼逝蓋萬曆甲申冬
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嗟乎君不及以詩書顯宦遊

然抑又以篤厚先井里其臨財也廉其與人交也信於里中人絕無相睚眦而或以緩亟請輒為所家緩頰以解而無不德覆之者當是時里中人共呼之為素封或呼之為漢三老然其沒也猶若有賫志然娶施氏所産子男三人曰夔曰龍曰皐君旣瓜分之三子三子僉各能世君之業以饒里中矣大較田廬及貲金萬金且溢而君之末年忽以房中嫗鈕生子男一明年四月又遺腹一姻族閒或援君故厚橐中貯然其沒且亟獨不及援前所瓜分三子者而以均之後二子也為飲恨處予獨

不然竊謂龍雖蚤沒而貌夔與皐似金能不廢父
志者異日二子之稍長且婚夔輩必能以君所飲
恨處而善收之矣予嘗手次本末已詳祭文附家
乘中女四人施出者適沈叔陽愼立德嚴祇敬他
姬姚出者適嚴至孫男五人文徵獻徵俱太學生
鶴徵瑞徵慶徵孫女三人長適太學生皇甫熠次
字張某次幼銘曰閇其服業力田與桑問其爵秩
墨綬銅章問其壽算七十而亾伯兮季兮肯構肯
堂仲雖蚤歿婦則頡頏所最痛者二孤之呱呱以
泣兮猶童而襁吾將抱且携兮以慰爾於玄壤吁

嗟乎白日其光

來母錢孺人墓誌銘

予師菲泉先生沒而葬沈家山之陽許方伯公應元誌且銘之者垂五十餘年于茲矣師母錢孺人年十七而歸先生三十而孀頊且八十二以沒其孫拱日匍匐過草堂跣而請誌予菲泉先生門下士也不能辭竊按先生家世貧生而岐嶷兒童時聲輒與漢禰衡孔融等而仁和錢公某擇婿井里間稍稍聞先生雋穎不羣許聘者久之南峰公以故窶不能納采也適其配孫母病且篤強爲委禽

焉當是時母亾姑脫身繇璣翠間習覺鑰操井臼上以善事翁南峰公及其繼母趙下以脫贅珥恣先生出遊且誦也未幾先生魁浙省第二報者至母獨不色喜且泣而告於姑之祠擗踊而號盡痛姑蚤世不及遲先生之一第也于少執經於其里而聞之者如此孫母沒且久而南峰公猶鰥而匹處母擇其帷中之娣姒以執巾櫛於公已而先生又舉禮部第二令奉新令丹陽入爲職方調膳部郎是時于尋舉鄉試往來邸第間數睹南峰公所舉少子汝願與孫獻策獻功者相肩隨母命乳而

衣食之無以間茲又予所從先生於宦遊而習見
之者如此頃之先生繇膳部病且沒母於時括先
生所故教授諸生與從吏以來所貯圖書及他田
宅殆千金而美或謂母當私之母不聽盡傾橐中
裝與圖書田宅金聽南峰公三甥而瓜分之絕不
以靳也又十餘年南峰公沒或謂公所舊爲瓜分
者似無當母亦謝之若不省也當是時人呼母爲
賢母又久之策輩卒以故所瓜分者瘠又婚嫁雜
沓至漸不支而耗矣予罷官歸始及悉母饔飧之
不給也稍稍歲遺粟帛以佐之而母卒以家之落

鬱鬱無聊又哭少子功以盲廢頊之又哭長子策隨亦病没矣其没也猶張目左盼于所携木而顧孫拱曰曰我今没猶藉而祖帷中士所及蚤爲棺而待我者矣而瞑拱曰泣而聞之寻者如此能不悲哉能不悲哉竊痛先生不世出之才卒一躍而不酬所遺母之孀處者餘五十年零丁孤苦坎壈百折不及一日卬首頻眉其間甚矣其可爲持酸而流涕也拱曰以下曰拱恩拱璧拱朝拱極曾孫曰與琦與庠與彥猶當有鸞翔而鵠峙者拱曰卜以某月日合葬於先生之兆系之銘曰年三十而

總帷空又五十二年而合墓宮固爾封福祜同上
不見白日下不及黃泉於萬斯年昭無窮

歸安縣少尹孺溪楊公墓誌銘

我歸安貳尹楊公始下車望其貌則厖眉紋顙業
業然如不勝殆以道自勝者也已而與公勝席則
恂恂然不出口間出數語品畫古今又犁然瀝於
心也覽其生平文章所著之什大較㯥括古作者
之旨而非世之修繪剽獵以爲工者亍稍稍異之
及扣其自公少從諸生時古林沈公楚侗耿公輩
企檄召相與帷而納之弦誦故其數奇進不能掇

一第翱翔王路而退則醞釀兩公者之深以教授
里中里中之雋且秀者數十百人今鉦鱗次雜遝
以進戶外履常滿而公間貰衣飥以膳或不給也
當是時公之聲問已衰然州郡間不異古所稱明
經獨行之士者已及以次齒貢僅貳我邑貳之秩
旣畢不及引其職以見知於上官于頗爲緩頰諸
公間而公之譽望稍稍起行且欲書其最以薦之
朝未幾公病且沒矣貧無以爲殮令或分其貰以
殯之而公之喪猶不能返之故鄉也伯子某仲子
某千里來奔問過山中匍匐謁謝且抱狀而泣以

誌請嗟乎予知公之賢於其生也不能直之當路
其没也又焉能不為之書以待之身後哉按狀公
之先世貫溪人繇選一公挾貲賈順昌占籍焉今
且十世而詩書者累累不輟矣公名烈字武卿號
儒溪大父觀為嘉與丞父懋為吉安訓而公少既
世家學強自刻礪事父母孝其所力古之道蔚然
不失尺與寸里之人習其行而尊事之公之來貳
我邑於俸入外不他受一錢老蒼頭爨馬矢以供
饘粥方其赴官也携諸子而訓之曰吾少慕高節
今且從吏不能為若輩温飽計若輩第自努力耳

嗟乎公之服官僅朞月其不幸而沒也卒無貲以返櫬其亦躝然不滓者已子男四曰霈曰霫曰龐曰霨其以墓銘請者霈與霫也並高才生而能讀父書者其墓兆及葬年月日猶未卜特預爲書之者如此銘曰學而不逢其數且奇服官而貧其行晝錐銘爾封兮百斯年千斯年皦然白日其無權

貞惠陳母墓誌銘

陳母者予同年故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雨泉先生之女而以妻太學生金某者也某之伯兄爲敬成亦太學生予以長女妻之而雨泉先生亦

生女而秀慧徧擇名家子已而得敬成弟其弟而
歸之歸僅朞年而病亾當是時母方髫年哭之哀
欲以死殉于女同他姑娌數以夫君恭嘗之無托
解之得無死已而毀容孀守趾不踰戶聲不徹帷
終其身不茹葷不服璣翠而蕭然如比丘尼久之
擇于女所生子曰某曰某者母而字之又以夫君
故嘗受大父之產若干特取什之二以給釜甑而
以其八聽敬成瓜分兩子供祭享大較事敬成如
事舅事于女如事姑亦終其身無幾微見辭色于
內嘗一過女家一來歸輒一口畫母於臂珥間而

能以詩書禮義淡苦自將者也久之兩子婚且孫
而毋病亾矣年僅三十有九兩子卜以萬曆丁亥
十二月二十八啓其父𥨊而合葬焉乞予誌予竊
歎古賢士大夫之炊事大較一時感憤而絕吭而
手刃者易若遲久之從容就義而百挫不折者難
此蘇武之所以牧羊北海上十有九年而節旄盡
落及其白首來歸而史官書之與豫讓王蠋輩等
蓋有以也按今國家故事婦女之赴焚殉縊若未
伯姬或空帷年五十以上始得請之　朝旌其廬
否則若毋之賢亦不免闇然無聞也已悲哉予偕

金氏族訟議而私謚之曰貞惠按古謚法正行曰貞慈下曰惠毋雖不及赴焚殉縉以烈稱而於貞若惠亦庶幾古者易名之誼也已爲之銘曰生同衾兮死同穴金可爍兮石不可泐墓千秋兮松枝女蘿之附而日星其揭嗚呼長夜之臺永無滅

勑封孺人程氏墓誌銘

詹事府溥吳君繼宗抱伯兄繼祖所爲毋孺人程氏狀過山中跪而號曰卜以某月日權厝毋於邑之和樂山之阡而行且葬敢乞銘諸墓已而又出兵部尚書呂公光洵所爲書其父處士名漢者之

碣且曰呂公所手次予父者若此而予毋孺人之內助爲多也予覽之處士君起家賈竪闤然能以詩書藻畫其躬以古者義門之遺友愛五兄弟絫貲鉅萬而稍稍輕財好施與賢士大夫遊其所浮湛閭里間大都類漢長者豈古之材賢隱於魚鹽販繒者流而太史公所稱素封者非邪已而又按伯子繼祖所手次毋孺人狀蓋繼祖前孺人王氏出也始生不浹旬而孤而處士君悲無以乳之於是卜邑之故士陳伯休之裔而其父曰某者之女年十七予父委禽焉歸而生子曰繼宗曰繼曾曰

繼曾曰繼儒粲粲然且四矣然而乳繼宗之孤恩
特甚而孤亦忘爲前母出也事王父母以孝聞巳
而相繼没而伯父某伯母某方爲家督而于父處
士君事伯兄如事父一切内外皆聽兄爪分不以
與而母孺人又移所事王父母者事之如舅姑禮
而終其身無間言也當是時于父處士君雖以雄
江湖間爲賈人遊而能翩翩乎如傳記所稱君子
富好行其德母孺人所從督珥間相爲師友而匡
翼之者伯且什巳而家復火于父處士君且謂天
之所譴且廢矣當不復起而母孺人又從煨燼間

獨脫簪珥及千金以復故廬或謂母孺人所席帷
中之橐第以私之繼宗以下可也母孺人亦叱之
不以從嗚呼母之賢若此亦庶幾乎詩所詠雞鳴
葛藟之誼也已繼宗繇太學以材行顯拜詹事府
主簿故得以按例封處士君如其官而前母黃及
母程並封爲孺人繼曾繼魯繼儒及妾所生繼華
並太學生又繼業禮部儒士女二人孫男女若干
人嗟乎孺人之沒也以萬曆丁亥四月二十四日
享年七十可謂壽考駢福也已系之以銘曰其生
也膺霞帔之榮而煒煒兮七子其從其沒也附焉

鬣之封而棨棨兮二人其官戴之女史兮矢令終
銘之名山兮昭無窮千秋百世兮松楸猿鶴之長
護而福攸同

歙州處士程次公墓誌銘

歙州處士程次公者操其賈茗霅間于太之西也
而予故有一廬占籍錢塘次公因客荆儀之稍稍
貯圖書督訓諸子紹明輩于於是亦及稍稍與次
公往來西湖上客輒稱其浮湛烏傑爾而其雅知
好修能以詩書相洽化者也予於是以其廬遺之
數共之遊予亦稍稍見其言不妄發行不妄步

履斷斷如也間扣其所起家處次公輒退然避讓久之病且沒紹明服衰堊杖苴竹抱錢進士所著行狀過草堂跣而號曰先處士獲從于大夫遊舊矣其屬纊也無他叮嚀惟令紹明韙丏一言以銘之墓予不能辭按狀次公諱瑞字應禎樸竹其別號也先世東晉初諱元禮者守新安郡詔賜之田宅故世家歙州篁墩之上傳數十世迄周阜家且落矣而公脫身出遊江湖間解橐中裝無他貯獨能以忠信為貲以筦榷為籌起家累千金然事父與母及其兄長公終身持孝謹不衰頗於齊魯諸

生無以舉也及與長公析而長公所嘗沒而他負者纍數百金而美公按券而償之其所遺孤與寡蕭然四壁立次公復辭所貯瓜分而衣食之又從而婚娶且田之於所生諸子亦無以異也其他赴人之急賙人之困如不及貧而不能歸者析其券貧且不能娶而死無以為喪且葬者公金之而助之其所最難者公嘗販粟湖中以歲祲償且翔公第收其什一之息而不忍盡時估以取之錢進士之所綴而稱之者如此其然邪抑否邪然間按公所從于遊處覆之當亦無相遠庶幾乎閭里之間

富而好行其德者已紹明輩卜以某年某月葬之
某山之原予系之以銘曰生於歙賈於浙魂而無
不之今其魄也返而歸之湖山之埕題爾墓銘而
碣碣可劖銘不可滅

奉政大夫同知廬州府岐峰查君墓誌銘

君諱志文字嗚周號岐峰予同年近川京兆公之
冢子其先繇歙州徙檇李再徙鹽官家袁花里世
以簪纓相望者也近川公名秉彛倜儻不羣多大
略以禮科給事中侍　肅皇帝抗疏言事杖闕
下謫爲邊尉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尋補吏部

累官至爵其所援淹振滯推挽天下豪雋之士若
流水已而歷廷尉京兆而君年尚少留爲家督所
携仲弟某季弟某某朝夕帷誦稍稍抗父道臨之而
兩弟亦父事君嶄嶄然唯謹未幾兩弟後先中科
第而父子兄弟赫奕當世矣君於是時獨與沈侍
御某胡叅政某暨予甥孫允升輩僉以高才生結
社西湖之上下帷讀父書及諸六籍百家言絕不
知戶外事予適罷官歸閭過器君竊歎京兆公家
何名駒之多也頃之京兆没計聞君號慟幾絕科
跣走京邸疏 闕下 天子憐之遣官賜祭葬

如例君携兩弟孝事陳恭人恭人又没於是君首傾槖中裝千金徧渡湖上諸名山尋獲今所葬五雲之深蓋異兆也越若干年隆慶丁夘君亦以南太學生中應天鄉試又十年數擯於南宫謁選主爵授廬州府通判君耻不及第進士而所授者又冗散不及專城綰綬以抗功名于時也臨江矢曰吾所臨官有不能奮報國家者如此江已而抱牒佐二千石一切苞苴不以入甚且屏故事却税羡君既多幹局又甘苦持廉聲籍甚於是督漕都御史吳公某暨督河都御史潘公某並才君疏名以

閘河所當懷仁睢寧等處最湍悍或以漢瓠子黃金堤等也君輒躬畚鍤葦竹石倣古埽法明年堤成按所費減故事殆數千金諸按節交章疏君功坐無爲州太守缺員以聞　詔如疏晉二級特補廬州府同知仍領州事如故當是時君旣以彊幹聲江淮間起家不三年而　天子採使者言翔貴君至此抑異數矣君於是益自奮厲革里坊平市價飭學宮置膳田明獄訟省徭役建橋梁繕圩岍所晝封以内蹇蹇鐃淬不遺餘力其所最爲卓犖者有三其一州嘗旱老穉轉徙亟君請發倉賑

未得報輒擅發所活數萬人其二蝗起蔽天君禱蝗輒出境甚且盡投黃湖與白湖以殪其三君嘗領部使者檄勘蘆洲舟暴風覆舟漂流數十里從卒數十人盆沒而君獨從舟箔携一吏及所縮印以出嗟乎豈君之憂民者誠而天故假之神以顯君名業邪尋襄賓應湖之役以勞詔加俸一級賚金幣未幾坐忌者口抑稍稍倦遊上書乞骸骨當事者留之不可致其仕以歸歸而州之吏民所伐石而碑上宮而祠與千里而泣送之者踵且接於路也嗟乎君之他所爲細行若葬族伯及恤孤

寡閭里里人所口畫而髮櫛之者無筭大都半類
漢伉直半類漢獨行于不暇書錄擇其大指皎然
縉紳大夫之耳目內則孝父母與悌弟出則樹功
業聲施當世庶幾傳記所稱有典有則國之耆蔡
者已君之生以嘉靖癸未九月朔日其卒也以萬
曆己丑三月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七京兆公以
子貴加贈通議大夫而母陳恭人亦加贈淑人君
始娶配屠氏繼娶許憲使嶽之女僉贈宜人子男
八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僉屠出曰某曰某曰某曰
某僉許出女三人孫男十一人孫女十三人其所

許聘及娶並吳中名族允陽等卜以十二月某日葬之金粟山之陽或曰其所當佳山水蓋於嚮所卜五雲略相埒乞予銘銘曰山爲礪兮海爲帶日月所躔兮蛟龍所會紫氣其伏兮玄宫其閟冠與劒履之藏兮千秋萬禩其無艾

程母墓誌銘

程母者歙程君甘溪名鍾美者之配也其子曰雲鵬有俊才善屬文萬曆癸酉録太學生以詩經魁順天鄉試而予甥顧侍御名爾行者與之同舍又同籍爲縉帶交未幾鵬且从侍御君過西湖數主

程君家而予亦往來湖上尋孤山六橋及南北峰之深程君好賓客輒時時攜樽罍以從其所操肴豐以潔問問之則孫母善事程君數脫簪珥供甘脆極水陸之珍以歡客也故程君之客傾浙諸縉紳家亦數為口晝毋不置程之先世故起鹽筴而饒而中落矣而母獨能從巾櫛間以身佐程君力為推挽併教其子鵬以成名鵬雖蚤沒不及宦遊為祿養而諸縉紳之哀其子併憐其母于今不絕也毋年十五而歸程君姑且亡後姑暨娣姒輩數瞰其瑕指以窘之而母益以孝謹自將於是交相

歡而後姑娣姒抑未嘗不歎母之賢也程君錄鹽筴爲諸少年所批根引繩幾陷不測母泣而訴於按節使按節使猶不解母輒大呼哭于庭抉一劒斷其指血淋漓濺使君衣而指且絕而躍者三使君始大驚以悟且慚且悲縛諸少年按法抵成而程君始及出浙之諸縉紳無不轉相聞而傾慕母謂其有古烈婦風其孫爾前服衰號跣抱狀而請于余余憐母之俠烈不忍拒而系之所聞者如此按狀母王氏其先録汴從宋南渡家昌里而程之先世亦由歙徙錢塘義和里故兩家並占籍于此

婚緒焉女三人孫男三人長卽爾前邑高才生次爾遠爾大男女嫁娶並名族行且卜於己丑十二月二十九日葬於西湖中台之麓銘曰中台之原佳氣鬱葱母之生也能劒其指而脫夫君於阨其没也必能以其遺骼而廕子若孫兮福祿其攸同嗚呼兹謂程母之墓𠂻千萬禩其無窮

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誌銘

太學生金君墓誌銘

太學金君名敬成者予所擇而以長女娶之者也初姚孺人歸予久之而未子已而乳長女稍秀而頡予絕愛之卜聘者沓至而予必欲得佳兒以當之也時予宦南省學使者胡公植於予文爲最深爲予偏選吳中兒不可得俄而吳江金孝廉月川以其孫敬成來請婚未敢許遲回且三載予適齋

宿省署中夢先府君以予留滯金氏請怒甚驚而
寤策馬歸邸舍以夢語姚孺人比孺人亦稍稍私
聞敬成秀且穎贊于諾其請甚力俄而金之媒氏
猝至自外叩邸舍扉矣予語以先府君夢中所戒
遂許之無何徙臬粤州假道五湖之曲而敬成甫
弁出迎予貌之喜曰安有美好若冠玉而不以翔
顯者乎然客或訾金故名族而族之衆或互相睚
眦也已而予送婚過月川家比宴族衆無一至予
錯愕停杯不敢飲明日予持刺徧謁金氏族金氏
族以予先禮讓也歡然過之而月川父子亦歡然

迎而醉之金之族相通自予始當是時月川公繇
先世文正公家曹溪故號富溢及月川舉鄉進士
久且不第而其子太學梅巖公某近孱弱怨家頗
齮齕之家且半落矣君既婚稍稍以詩書露頭角
尋以貲接策南雍未幾月川公訃偕且以孫婿吳
選部方從中處輒輒携寵姬馮累槖裝數千金將
謁選比至濟而病没君千里奔喪入南徐輦祖殯
以歸當是時君内以色養父梅巖公及其母毛孺
人外以抗族里諸少年嶄然不失尺與寸已而梅
巖公及毛孺人相繼殁君奮然起衰墨中獨繕三

喪以葬如禮併寢衛門戶而故時與祖父相譸張者卒爲解頤以游予嘗過之見子女所乳子男七人鴈次而詩書也其所娶婦且四五妯娌之間彬彬然古之彤管所次也其所最厭飫鄉黨及士大夫之深識者君方脫身迎大父喪或說其從馮旅羇中邀所匿裝可得千金而美而君謝不以應且別膳馮以腴田二頃終其身也其所爲一切內外賦役犖犖然以家督自任而不以絲毫煩同母弟某及異母弟某然兩弟亦知兄以身覆之相與父事兄卒無間言也弟某沒遺婦陳氏君瓜分二子

某某以繼力爲孝養之不輟而陳亦忘其孀處也其所謂𢱉族里于又見其雝雝禮讓而曩所互相睚眦者於今氷澌而治化也可謂恂恂然大雅之士矣惜也天殀之以筭僅年四十二而亡雖蚤亡而諸男子守其教不衰入太學者二人曰某曰某以邑之高才生稱者四五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未及掇科第而廩廩孝謹或謂頗近漢萬石氏子弟也然則曩時月川公所請于婚如彼之勤于先府君夢遺所云又若神爲之佐助者無迺天啓于兩家共爲百年姻締與古之朱陳略相當也

歟嗟乎予雖哭君之殀而予老而未衰予女猶及亢君之門戶而成君之子若孫君亦庶乎可無憾也已女一人孫男十五人孫女十二人所婚嫁並吳中冠蓋翩翩乎未可量也志道等卜以己丑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其字之原來請銘銘曰震澤之南佳氣鬱葱溪流相縮帶兮巖巖乎馬鬣之封異日者山川之孕予若孫兮行且繩繩其未艾也而福祿其攸同或問銘之者誰曰外父兮七十八翁

明故處士小峰任公墓誌銘

任侯之紹綬而令我邑也適歲侵貢賦不能辦侯

恇乎中憂形於色數對吏民欷歔流涕不忍亟歎

朴前令某嘗匿故負者數萬詭以辦聞於朝而監

司按督之不置侯數免冠願解印綬去當是時邑

且炊骨易子而食而卒不忍轉徙流竄以去者蓋

恃侯之深仁也已而侯抱田廷尉所為先處士公

狀來乞墓誌銘予手讀之竊歎曰甚矣侯之仁深

近乎海而故本之河者也按狀先世河南寧陵人

洪武初謫零者始以武功遷蜀之旗校隸忠州零

生貴貴生俊俊生仲實仲實生五男長曰欽次曰

鎭曰鏡曰銳而處士公鉞其最少子也世阡陌而

處士崛起與諸兄相詩書冠帶其間當是時處士風素不羣其所嶄然擇地而蹈大都類漢長者間披狀所條畫其與人坦夷平易不設城府然其中所獨持處則矯然氷霜不可干以私以故州里化之而少年負俗者過其廬或多慚色此與古之望廬而返者略相似也好施與見里之雪臥而凍者解衣衣之䘸塵而餓者分食食之故負其貲而沒無以爲殮者則又燬券而佗助之此與古之麥舟之贈無遠也伯兄故城居疫氣流行族里且絕跡處士奮不顧獨潸然涕洟匍匐侍醫藥候面訣殯

殮襚喪如禮躬負畚鍤而葬之或謂處士且不免
他染而卒無恙此於陸雲駒所篤兄弟何間也處
士娶楊氏楊未歸而父蚤亡處士迎其母與所生
父母侍養者五十餘年閭郡人稱之其厚內外姻
黨此於顧瀾之之事俞長孺又不相盭也其涉者
遺金中子且拾之矣而處士勸之還歸家有奴操
其貲百金脫裝逃處士復弁髦棄之不以追也間
買墓田一區其人故習知處士可以壟斷而要之
價且什數倍衆爲弗堪處士亦卒不以較之數人
者金懷處士德終其身肖像以祀茲又大較於傳

記所次古之名德若漢范丹若晉甄琛若梁范元琰若唐柳公權若宋范堯夫輩所稱或相後先或相伯仲事數從厚而不忍以絲髮自假者嗟乎廷尉云鄉之人共以方之陳太丘以予觀之太丘者誠古之厚而猶有砥名礪行之氣在也而處士則天所篤生傳所謂性忠悃不爲浮慕不爲詭特而流風蘊藻傳之我侯於今猶家法不改者嗟乎太丘没而其子若孫紀羣輩累世勳名爛然鼎彝竹帛間迄今赫赫若昨日事然則處士之德垂後裔其所共侯焜燿於身後者豈特今所睹而已乎子

男二長卽倈名道學第丙戌進士次道充州學生女二長適丘養直次適王錫軫孫男五志伊志曾志阜志益志龍金讀處士所遺書而翩翩乎鵠峙鵬搴者已處士享年七十楊母亦享年六十内外房闥之間終其身相雝穆如賓客以丁亥七月二十七日合葬之雲鳳山之原銘曰㟧峨之深多巉巖古來異人生其間處士藻行倬雲漢薄夫敦兮鄙夫寛我今書之名不刋億萬斯年照空山嗚呼猿吟兮泬寥鶴唳兮飛還世且福蔭未艾兮冠纓印綬其珊珊

江西左布政使二谷侯先生墓誌銘

樂清侯二谷先生予嘉靖戊戌同年進士也諱一元字舜舉始釋褐時同年錢塘翁君相首篤行會稽沈君鍊任節俠永嘉王君德譚經略而先生暨華亭莫君如忠治古文及詩歌然先生尤好爲湛深之思予不自量抑稍稍共五君相頡頏以爲閒于時已而各以授官散去其所爲離合顯晦不同而要之同歸於道者間嘗賦六子詠是也久之翁以廣平太守致仕歸而沈以上書詆執政徙塞上被誅王繇給事中以直諫出臬南粵且棄官去已

而海夷內訌復提兵赴族父難死之予亦以忤當
世免官而先生同莫華亭浮湛世路乍告乍起者
三十年始僉領方伯然竟不及持節鉞參大政以
究所爲戮力四方之志命也然予於翁之没間表
其墓洗及王之死復書其烈及碑賜祠而没且屬
予序其家藏刻嗟乎先生之没而葬也少子某抱
其弟某所爲狀屬予銘其墓予安能獨無情乎哉
按狀先生於南京刑部時省四書暇輙下帷謝賓
客讀六籍及百家言間與曹郎王公問皇甫公汸
蔡公汝楠許公應亨輩相與選勝休沐分曹賦詩

風流文藻於莫華亭無間焉於參議廣東提兵大
名道頗得先生文武材而轄河南轄江西也則又
稍稍闡其撫災賑饑不下古富鄭公青州之遺獨
故嘗以文詞忤江陵相公坐搆去其敘事雖於沈
會稽王永嘉不相及而伉直之聲則又於兩公者
或相鴈次矣及按先生罷官歸而卧林廬也入以
將母出以悌弟及服喪讀禮所散槖中裝以贍內
外姻族隣里鄉黨則又有翁廣平之所不能而韜
而書之者什且伯焉嗟乎先生於子所詠六子蓋
兼之矣然攷其自則錄上世節毅公喆高大父誠

齋公震大父梅亭公敬及父廷訓世忠義而[illegible]
後見者遠矣方其年十三以父嘗議大禮坐[illegible]
繫走數千里守　闕上書悲慟　天子為之霽
威縉紳大夫於今聞之猶為欷歔而嚙指飲泣者
其沒也猶手書祠堂事以授少子某其於名理大
誼類如此所著詩文詞賦傳記論贊誌述共若干
什號太史璞菴序而傳之以行于世享年七十有
五葬之三台峰之麓子男六人曰典邦曰化邦曰
儷邦曰任邦曰保邦曰傳邦化邦中鄉試卒他並
郡縣博士弟子員女一人孫男女二十餘人中多

魁壘相望而未艾者銘曰其入朝也文學政事鏗
然巖廊其解袂也角巾竹塵山水徜徉生不爲三
公没猶爲文昌銘爾藏幸耿光魂則無不之兮於
海上具人乎翺翔

沈母翁孺人暨季子鍵墓誌銘

予卜墓官武康栢山中有兩生沈鐸與鍵從予遊
嘗讀所著舉子業過予予讀之翩翩乎飛兒騄裊
之才也已而又同兄鐸抱其父栢山先生所著詩
什屬予序而傳之以故數其嘯歌山之深及予盂
郛所廬而卅處亦及數覽睹兩生所爲兄弟相師

友而以詩書俎豆唱和其間甚適也久之又稍稍聞兩生孝事母翁孺人併孺人所力紡績操井臼以事栢山先生且拊前母子鎮而教之與兩生等故三兄弟並及讀父栢山先生所授手書補博士弟子員而鍵尤才以善文硯行名邑里間然數奇卒不及掇一第而没其没也以母衰且病所侍湯藥臥起雞溺與遺矢必被而携持之不甘食不解帶不停睫者竟五十晝夜服勞久輒病先母三日而逝萬曆庚寅五月七日也當是時母子相繼殁而遠近戚屬哭其母及其子獨深蓋悲子之才而

不遇孝而不及養母之終而其母壽經而又不能有其子也或曰里人爲之罷市鹿門山人聞而歎曰其然邪豈其然邪卜以某年某月某日附葬之栢山先生所藏故官處銘曰呼嗟乎母兮先公之官呼嗟乎子兮復附其封我題丘墓兮千秋照無窮松楸承護兮佳氣欝葱

勅贈亡室姚孺人墓誌銘

亡室姚孺人者高郵蘆溪公季女也少聰慧不羣高郵公手授孝經列女傳及語孟諸書孺人輒口誦之已而歸于敷共予援古以來名賢淑女所嘗

嘉言善行處而畫一譬次之稍稍守大旨其爲解
頤于少不諳刀錐錢布而獨好貯古百家書間破
孺人所携始嫁者之璣翠縞繒及他奩襲以買之
孺人不恡也已而予兄嫂及他姊娌宴會環珮珊
珊矣孺人獨以布褶耆簪魚貫而肩隨之不以厭
也未幾予第進士數以戇忤執政者三而執政抑
嘗以睚眦三奪予官所從吏部調洛州從南京禮
部出僉粵西又從大名道提兵戍塞上時稍稍顯
吏業卒坐搆罷官歸翺翺中外者十七年而孺人
輒以予所忤未嘗獲從倒沾　天子一命之榮

孺人亦未嘗以案獄而怨也嗟乎孺人抑亦達矣予既罷官歸而日夕耽者故所貯典籍及文章詩歌之什或其友朋壺觴奕棊山水間而於治生事牢關牢不闚又賴孺人內則晝鑰米鹽外則督諸僮奴臧獲十餘輩力田墾勤紡織閒操子母錢以饒時贏而家亦稍稍起所嫁三女婚三男及為兒輩營第宅一絲一粟一椽一石並孺人掌服間予絲不以絓於眉睫也當是時閭里閒或蔑予三兄弟並及鴈次饒世業而不知予所仰籍者獨孺人耳孺人所生子曰錫爵偶穎然以其豪舉

而宕也不以愛獨愛妾二子曰縉曰紱已而予以年老而析之也人或說孺人所自爲家督故當年以私之積年以貤之籍與紱孺人不聽聽予按三子而瓜分之當是時閭里間又口晝孺人之能且賢不置也其年六十五而病彌留也適予他姬所生最少子曰維僅匝月孺人猶肱臥於其榻久之明旦封內外筦鑰手授予以訣而沒嗚呼予嘗私謂孺人上之關雎下之雞鳴及按其觴名理解文義當與古之孝憲英徐淑略相似予所共結髮而狀第者四十五年未嘗不歸且友之而爲內助也

惜也孺人先予偃然以逝而予獨留滯至今今且八十而衰以耄矣予每恨不能按國家故事乞恩以寵褒孺人然猶得籍見國緡舉進士令章丘入爲侍御史於朝而敕贈之以償予之憤且嗚咽也已先八年甲申嘗卜葬孺人於武康上柏山之麓已而他堪輿家或謂穴法稍峻而偏左特卜故所葬而下且迻遷以右若干丈尺獨穿其左則爲予壽藏緡且卜以年月日焚　天子所賜黃而改葬焉孺人所生女二人長嫁太學生金敬成次嫁給事中董道醇而他妾所生女二人一嫁呂河龍

以貲由太學生爲指揮使一許聘居翼隆積所生孫男一人曰元禎亦以貲由太學生例授光祿寺署丞綬所生孫男一人曰元祉而元禎所生曾孫二人曰兆河曰兆海銘曰我生兮於汝乎同衾我沒兮於汝乎同穴瑰則無不之兮天之長地之久而昭日月嗚呼山斯㠁且麗兮泉斯帶且潔他日携冠劍而共藏兮石無泐銘無滅

明詩人李珠山先生墓誌銘

先生名奎字伯文號珠山起家刀筆間以文無害稱辟布政使司吏再考從事錦衣錦衣者古所稱

司隸校尉之職而領天子詔獄者也以游徼督察爲功而公故雅善詩頗跌宕自豪竊恥之閒比部郎李攀龍徐中行及山人謝榛輩爲詩社遊於是手所著詩謁之而諸君者且驚且訝相與招之入社共爲唱和長安邸舍稍稍傾動諸公卿間時陸太保公炳掌錦衣亦雅聞公不敢以從事史遇之引爲上客太保公方籍 世宗皇帝寵倚之彈射中外一切非常威稜所嚮間或條覈公時時從中關說太保亦時解頤以聽而錦衣衛經歷沈公鍊者海內矯然文章忠義士也於是兩人深相結

納共爲推挽未幾徐公學詩趙公錦吳公時來暨
後先疏劾執政下　詔獄公輒附耳太保及沈公
錬相與互爲擁護故諸君並遠繫　廷杖獲免欸
而以之編民戍邊徼當是時中朝士大夫並推公
與漢褸護晉郄超等其所最爲縉紳間聲稱者處
徐公學詩與沈公鍊事爲最故事　詔旨爲民者
例　陛辭輒往戸部報名公從錦衣獄擁徐公行
而謝山人榛亦尾而來追三人者相與欷歔嗚咽
仰天畫地市衆愕然指曰若人者相君父子所讐
次骨而甘心者也彼二客何爲猶不畏虎齒牙間

哉及入戸部日已晡尚書令及諸曹以下並避去
公猶厲聲曰徐公者天下士　聖天子已憐無
他而赦之矣諸公輩反齮齕之耶謂國體何於是
曹郎從帷中聞之内愧趨出而徐公仍護署名以
去沈公鍊行且草封事以劾嵩父子諸不法舉酒
屬公以後事公唯唯已而下獄嵩父子力購覓之
欵公仍以身庇之如故諸尋亦未減因寒上於是
時公之節俠傾中外而審且欲中公以奇禍者屢
矣公廼脫身去而太保深義公欲以州縣佐錄之
公不以顧拂衣歸歸而探囊中裝無一錢獨尋鄉

所爲詩社遊者方太守公九敘董侍御公漢臣焉
納言公三才朱寧州公孫炎陳太守公師沈太僕
公淮沈鬱林公詔高光州公應冕趙溧陽公應元
沈山人仕劉山人子伯及千戶侯施君輩相與後
先投社翺翔湖山之間最後予亦罷官歸間過西
湖諸社遊抑且併邀予詩見大雅堂碑中諸社遊
數推予爲祭酒而予所最莫逆者公予一過西湖
公輒一貰衣沽酒携罍以從而其他或及或不及
也未幾公之子志學第進士出令婺源有聲矣婺
故無城坐礦盜論戍而公令次子某上書理其事

于朝獲調漳浦尉公已臺白閩閩中多佳山水不
厭兒之官固瑣俸固薄而獨喜武夷故仙人所嬉
處於是峭幘肩瓢拄杖以遊選勝而歌所著有閩
中稿從寧陵從貴溪公亦輒從之於退食暇問所
平反外間亦輒移其所故眺武夷者詩歌之如初
繇貴溪入爲都察院經歷公跡嚮所爲社遊而吟
者金星散園林臺榭半非故物已所至必觴詠有
遊燕稿又之贛孺人歿而公亦同其子扶柩來歸
比服闋仍還舊職封公如其官尋改南京輿司馬
公復從之徧尋牛首燕磯鍾山石城覽六代無宮

㢘殿及我　高皇帝所所百戰而混一之處公往
往按牒而遊覽勝以吟也所著又別有金陵稿久
之與司馬以病卒于官公哭之慟痛無以爲殮也
爲詩題其像曰五十壽非殀大夫官不卑嗟夫公
亦達矣既葬司馬君課諸孫絶不復問生產事家
益凋落而公按故所社而吟者什猶二三在也予
間同陳貞亭輩過之公猶巖歌霞嬌不自已其歿
也公不他屬屬諸孫請予題其墓且日白雲繞前
五山迎我我去矣又明日取筆硯書一天乘元陽
五字及作符若太極圖投之火又自卧榻爲詰曲

作騎鶴狀而曰吾殆非死也第所謂尸解者也咨
然而瞑合殮之日顏色渥澤如平時肢體特輕按
狀及諸孫所口述者如此嗟乎公生平嘗謂冲舉
可致而刀圭可得也豈其驗耶諸孫又言公在錦
衣所全活中朝之士被逮者數多而逶源益發時
戈戟犄立徧田野邑之老穉數千人匍匐奔走不
能避公獨口授令君籍壯丁為兵餘並縱之鳥散
去俄而賊火煙燄蔽天嚮非公之蚤發則數千人
者燼滅矣豈天憐公而故遺之此耶享年八十有
二諸孫長庚輩卜以某月某日與葛孺人合葬于

西湖某山之阡乞予題其墓按公所當　天子之賜璽書而爵㑹不以書而第書之曰詩人李琇山先生墓者何蓋按公所自好固與日月俱遠也銘曰詩兮而蕭逸身兮而巖泉其生也纍纍乎蓬雚而赤紱不以挂其没也翩翩乎蜩蛻而首丘不以憐百世之下過其墓官者呼之爲騷客呼之爲列仙嗚呼朝猿兮樹吟夕鶴兮霜還其殆古之秦系賈島者流抑或孫登白玉蟾之間于之書其墓也千斯年萬斯年

明處士任翁墓誌銘

于以衰遲林臥忽一儒生衰墨而望門以號跪不復前不敢歷戶階于強之升戶階又跪不復升堂于強之升堂欷歔流涕嗚咽不能言已而探其褏中所為疏乞銘父處士翁墓阡始知君名矩觀與縉晃同舉于其鄉者也按狀處士諱室字子明號見川其先世水監公嘗以治水聞江淮間其孫驊占籍松江之青龍里數傳而大父某起家且千金然亦以役鹽竈式微矣處士生而頴異不羣年十八父且病晝夜侍醫藥不解帶者三載已而沒而母某氏復同季弟又相繼没當是時處士孤而貧

且骨立也然以力田多異智其田也不就沃而就瘠躬斬草萊墾穢菑初年畝不登釜已而鍾且倍之歲旱則穜種潦則濕種數瞰天時地利以相俯仰嘉靖辛酉江以南水爲災者數州郡矣處士獨計今歲無禾明春當無種於是傾槖中貲以糴穀且千既倍息而又傾其餘以貸耕者陂塘外高而中隤忽一夕霖雨下注而水且爲壑也處士夜半召遠近閭里其爲壅水下樓繕隄以捍而卒無患於是時處士大較能揣摩計然李悝輩之筭以奮阡陌故及脫身而饒又能出其什一之息貸貧

者及其貧且不給者甚者倣古三買田宅者之遺
而不以恡也族之支庶既以竄箬處士又以其餘
貲買田若干畝計丁准田計田出賦而尺籍之以
辨族之課故官無遺逋而族亦無患其所碑礫最
膽多人口葉翁者以其女娶處士也當島夷內刼
略州郡時刃且薄葉翁頸矣而處士泗水而號救
之寇釋葉翁令處士代爲擔負前行且躓且從匍
匐者累數日卒之寇亦義處士而縱之來歸歸謂
閭里曰丈夫當視死如歸吾赴寇時寧復望生乎
惟其不畏死故得脫葉翁而併以之自脫若此嗟

乎處士者其有古烈士之遺者與年四十而舉生生既稍長讀書善績文處士即携之浮家錢塘市遍訪市之售頴奇偉之士以師友之故生得以起白屋而鹿鳴於鄉然西湖者錢塘之佳山水處俗所故擁畫船簫鼓歌吹而酣者無歇也處士獨閉帷不以出好觀陰陽家五行陰陽風雨堪輿星曆諸書時時嚮人道說較晴量雨輒指一二睹記以爲驗稍稍習養生家不問外事而晝則布衣蔬食以自適寢則呼阿彌大士曰我老人餘生又過却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而沒其沒也拊掌顧生兄弟

輩而曰無作佛事吾非不知有西方然不離自心
今且朝得而晚歸耳安用世塗塞耳目爲也處士
其幾幾近道者乎其他細行及三子所舉諸孫男
女聘娶並詳狀中予不及櫛而書銘曰湖之山兮
我且老湖之水兮馭且長處士之藏兮鬱相望縢
之後見兮詩書而鄒異日　賜璽書而　褒封兮
日月其光于書其墓兮永無忘

誥封宜人吳母顧氏墓誌銘

予友南京兵部車駕郎吳君仕詮同弟仕謙嬰賜
抱所爲母太宜人狀過草堂拜手稽首欷歔流涕

而曰余母歿且六年矣八月十二日啓先公馬冢
潭之舊兆而合葬焉乞公爲我銘其墓按狀母太
子少保刑部尚書顧箬溪公太夫人張所出也公
始無子中歲得母母生而淑且慧每宦遊必携之
以隨而口授之孝經曲禮列女傳諸書即得其大
指公嘗曰惜也女耳假令男當盡讀吾書爲名流
已而吳太僕公獲聘配次子徵先是太僕公既以
長子期娶施進士侃之女而以繕家聞翁姑間矣
母年十六而歸獨曲爲色養旦暮修甘脆躬滌濯
以承中饋以故太僕公津津然材冢婦而賢則以

母居項之母未及子抑謂伯母婚久而無出而翁姑聞稍稍色若也於是乃自為擇于氏女以副房帷明年于且肯舉仕讓越十二日而母亦舉仕誠已而母復舉仕詮仕諒夢賜粲粲然蘭茁而芝秀矣徵繇太學生以貲授閩藩理問及之官太僕公獨留仕讓益憐伯期未子也母於是不得已獨携仕誠以下從理問君母勤勤然下以督課諸子所受書而上以佐理問君起宦業適通事某以私下海舶逮繫藩獄久理問君白其冤而出之還職彼聞母故奉觀音大士而以沉香像入謝理問君心

儀母母獨峻郤之當是時閭之人不獨賢理問君
而併以賢母已而理問君聞伯兄喪而太僕公悲
痛不自已於是乞差來歸歸而太僕公業以仕讓
後伯子矣里有嫗或謂伯母施故繕家其所貯槖
中貲殆若千萬緡蓋倍理問君也説母氏上請瓜
分之以遺諸子母謝曰均吾子也奈何以錙銖故
傷廼公心卒弗聽當是時母不獨順翁與姑而又
分痛伯母施施初或稍稍相懟忮而終且烝烝厎
豫也已駕部君又煎稱曰兄讓甫生抱瘍醫家謂
嬰兒不勝藥惟吮之乃解衆女奴僉走而母獨以

吃而於箬溪公之繇歸田再撫滇也母嘗為擇名姬送之滇以事公而併於張夫人處曲為調護已而母舉諸兒女婚且嫁矣移其所以事箬溪公者事理問君別為擇李姬姬故敏給而豔寵或專夕相繼產二女母復移其所以愛諸子者愛兩女若已出也嗟乎諸君孝思無已於狀所指次外口書者若此而余之婭若孫輩並委禽其家也間亦覼之亦無異指云余故不忍遺之謹為撰次以附他日彤管氏採風者之錄焉母繇駕部君貴　誥封宜人生東霞皈而沒且稱賢媛子若孫彬彬然咸

世其家享年七十有七其諸古之高朗令終者與

銘曰母之聲聞且蔚兮鉉尚書公而手詩書之風母之承家且力兮事理問公而執巾櫛以從其生也中朝渥之以璽書之榮而其沒也名山褒之以馬鬣之封嗚呼余之銘其墓兮千斯世萬斯世顧然其無窮

貴池令近溪沈公墓誌銘

嘉靖乙卯予以河南按察使司副使罷官歸歸而棲聖水寺同山人沈公仕及通政使馬公三才太僕卿沈公淮光州守高公晃輩爲西湖社遊而吟

當是時近溪沈公梅亦以第鄉試獲之南宮者且
四而於馬沈兩公爲同年也故亦囊詩簡遇焉公
性爽曠與人交無城府無坑塹間出舉子業讀之
翩翩也已復三試南宮不第於是補博士出諭銅
陵下帷𨽻諸弟子讐六籍及百家言謦欬稍稍起
直指檄校文他省公固辭未幾令貴池貴池吏民
稔聞公之故諭銅陵風素也於是父老携壺漿出
迎公既至省供張絕饋遺邑之豪舉而骫法者稍
芟薙之其他節冗費決滯獄平賦役剔庠序以循
吏稱而按節使所檄而獎之者沓至然公澹宕而

亢不善倘仰譽者什九而齮齕之者亦什之一於
是解綬棄官歸結廬於茗之上曰承安曰也足别
卜築於北山中日怡閑閉戸讀書衞所共西湖社
遊而吟者僉凋落殆盡公獨數過聖水其亭徜徉
泉石間按公所草西湖誌多先輩聞見不逮其他
近溪集併也足堂俚語茗上遊詠西湖遊詠與善
惡報應録諸所手著丁間及覽睹而士大夫間亦
數口賞不置嗟乎公艸詩所謂大雅不羣者已公
生正德乙亥十一月朔日其卒于萬厯庚寅十一
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六公自高祖進家世茗溪

里哉號近溪娶周氏先公沒所生男三長汝忠邑庠生次養元太學生次汝誠蚤殤女二長適德清庠生徐汝翼次適錢塘庠生薄元宰孫男三長懋禮太學生次懋義次懋信孫女一適錢塘朱長治玄孫四嗣賢嗣哲嗣科嗣登養元同居下以癸巳十月四日附葬公於屋東祖墓之麓來請銘銘曰

公之少也鹿鳴於鄉兮文業其昌垂爾墨綬兮挂爾銅章公之晚也社遊西湖兮矢歌其光煙霞痼癖兮泉石徜徉公之沒也于題其墓兮呼為地下郎千斯秋萬斯禩兮猿與鶴其鬱相望

明故中順大夫常德府知府前苑馬寺少卿

兼陜西按察使司僉事居公墓誌銘

公諱守字子約號省心為諸生時下帷讀六籍百家言善屬文戊午中浙江鄉試又八年成進士出令弋陽首問民疾苦十餘事罷之其他開陂池省徭役葺學宮厲民俗聲籍甚調貴溪貴溪者江以西巖邑也公益奮勵移其所令弋陽者孳孳然與民便安民戴之而公不能為赫赫名改大名府同知以父喪歸其所臥苫枕塊以讀禮聞服闋貳守蘇州蘇故號富溢繁麗而公獨矯之以靜有聲久

之擢南京刑部郎出爲撫州太守撫瀕彭蠡湖水且嚙城而民殆魚鼈也公首檄所司築千隄以捍之撫之壤介長山大麓多浮糧民多不堪公又檄所司按土準畝按畝準稅郡之細民甚歡洽而他貴游而豪者抑或裂眦以怒適郡內士有柄銓者計削公官而難與議量徙苑馬寺少卿及兼陜西按察使司僉事去郡之日吏民之遮道攀轅而號者殆萬計然公自念宦轍所嚮與世之顯遊者不相入將築室掃軌不復出公於所生諸子間最愛仲翼隆而于晚年所舉最幼女間嘗欲徧擇名家

子以當之而未偶也公守撫時請婚於予及公歸予過海上翼隆前謁時翼隆年十二白皙而神朗問膝席扣所讀文書其所口畫大吉炳然指掌也予喜而許之間亦務書公強爲勸駕久之公乃就道予嘗採楊文襄所疏馬政本末聞之公方抱牒入關而曩所從銓曹齮齕公者又從大計左遷公當是時公解印綬歸來平山中蕭然閉一室琴書自娛予亦不敢復強公載出也已而當路有知公者遂補常德常德者故武陵郡綰湖而多盜不易治公攜兩蒼頭赴之郡適歲侵公首爲發倉散賑

監司者怒不以狀聞公人謝監司亦下之常之人方翊戴公未幾以病沒矣長子奉母夫人赴官中途聞訃哭之慟輒殞已而輦公喪以歸鄉之人無問識不識僉爲之欷歔流涕也按狀公之先爲汴人提舉某扈從南渡始家海昌十數傳而諱可簡者 高皇帝時以明經拜尚書水部郎又數傳而生賢賢卽公之父始手詩書授公以公貴贈刑部郎中及其母朱併妻徐僉贈且封爲宜人嗟乎公舉進士宦遊垂三十年而迄今傍城故廬猶蕭然四壁立也公始生嘉靖戊子十二月五日距卒

爲萬曆庚寅五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翼隆[illegible]卜以癸巳閏十一月廿二日葬公於洛塘楊園村之原即公故所擘畫壽藏處公生子男四長祚隆娶太學生沈公志政女次翼隆娶于女次鑒隆娶經歷李公應春女次翰隆未聘俱妾沈氏出生女五長適禮部儒士濮應奎次適刑部郎沈公友儒子大勤次適密邦禎金徐宜人出次適按察憲使孫公銓之孫懋禎妾貞氏出次許聘太守陳公所學子昌炁妾沈氏出翼隆同弟輩來請銘于爲之灑泣而銘曰名業聿聞宦遊獨詘其始之釋褐出

為名縣令兮不及例為翺翔而顧寘之功曹者之列其再餘尚書郎出為名二千石兮不及例忝鈞軸而顧以廁之塞垣者之睫卒之乍浮乍湛再起再蹶兮而顧以客亡於荆湘之澤嗚呼悲乎哉予今題其墓兮谷之嘯泉之咽千秋以還兮石可泐銘不可滅

明故例授儒學訓導吳原泉公墓誌銘

予嘗訪雲巖道經歙之谿南吳氏廬倚車望之輻輳萬家蓋江以南鉅族之最也頃者吳生萬化偕弟萬傑卜以丁酉春正月某日葬故父原泉公於

辛田之原挾鄉進士李君爲紹介過草堂跣而號
併抱客所勸傳屬予誌且銘予辭不獲三復之按
傳大較僉托生平所故嘗夢而驗其本末者也事
稍稍屬幻已而再覈之原泉公家世故繇唐侍御
少微公以來譜牒流失不可攷曾大父榮寵公大
父國容世操奇贏遊江海間獨延明師授公舉子
業輒棄去不竟學隨父遍歷句曲雲陽毗陵已而
轉予者多長者行萬化之生也嘗券買一婦乳之
稍長且免乳猶不敢辭去從故夫也公輒折券歸
之比喪元配里中少年有妻而美豔其貲携妻投

之已而公覺復折券卻之不以御茲二者人情所或難其他捨施飯餓者衣寒者併沒而無歸者殮且殯之事多類此傳又稱其少時嘗有羣偷瞰其室將揭瓦而下也公提佩劍抗之羣偷股慄解去間夜行道逢虎公時已露醉謬疑爲尨也跨之以歸醒始覺虎輒逸去又嘗經山麓崖且崩而飛礫若矢之下注也公稍稍逶迤避卒無恙嗟乎豈公固多篤行天固陰庇而佑之耶公以例授授儒學訓導郡二千石賓飲於學宮者三公辭不以赴郡中士夫之賢豪長者抑亦兢慕其大雅也數折節

相與姻縕云銘曰公之行誼兮昭日星馴虎暴兮辟崖崩鬼神呵護兮彰厥靈闕之垂泉兮百世其寧

茅鹿門先生文